



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张黎 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张黎
著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 张黎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6 (2017.2重印)

ISBN 978-7-5344-9422-2

I. ①日… II. ①张… III. ①设计-工艺美术史-中国-民国 IV. ①J5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7466号

责任编辑 方立松 郑 晓

助理编辑 汪 舒

封面设计 申也大凡

责任监印 蒋 璔

书 名 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著 者 张 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9422-2

定 价 4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79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编辑部电话 025-68155689 68155637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黎，设计史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助理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访问学者，香港浸会大学人文系访问学者。

内容提要

“即便在战时，日常生活最终要恢复它的权利。”作者从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入手，基于日常生活语境及其散落于其中的风物与体验，在晚清民国这段文化混杂与价值观断裂的时代，描摹出中国设计意识早期萌芽过程的阵痛。夹携在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与消费主义的日常生活欲望之间，身处民族与个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各种文化博弈的网络之中，读者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几乎与全球设计列车同步的中国设计未能发生近在咫尺的现代主义转型。

目 录

设计史与晚清民国\1

设计史的全球脉络\5

民国设计史的研究之难\6

方法论：日常生活史与深描\9

史学取向：新文化史、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11

概念与断代：晚清民国（1860—1930）\16

史料之困：设计史还是设计的历史\20

叙事策略：现代性及其体验\22

传统与现代：断裂还是混杂？\26

设计文化史转向\31

民族主义的视觉想象：新文人品位与商业美学 \ 35

问题意识中的图像与视觉性 \ 37

新文化运动、媒体与新文人 \ 40

书籍装帧设计：新文人的文化权力网络 \ 43

核心文人设计圈掠影：鲁迅与陶元庆 \ 48

表现主义与蒙太奇实验 \ 62

审美的资本主义：月份牌、广告、橱窗设计 \ 70

本土精英意识：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张力 \ 78

视觉转译与想象的国家身份：画报与期刊 \ 82

本章结语 \ 88

物与日常生活的设计：国货理想与摩登欲望 \ 91

身体技术的武装：汉阳造步枪 \ 94

从林则徐到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雏形 \ 96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设计思想 \ 98

汉阳造步枪设计的改良式“创新” \ 104

驯化与山寨：早期民族工业的萌芽 \ 108

- 落发明志：从身体到观念的新旧之别 \ 109
- 易服的现代性意义：长袍、中山装与西装 \ 111
- 民族主义视觉系统：展览综合体 \ 117
- 国货的视觉线索：品牌与包装设计 \ 123
- 上海繁华与新生活方式 \ 127
- 摩登新女性：民族主义与国货运动的危机 \ 137
- 民族主义的物质体验：国货运动及其商品设计 \ 146
- 国货的民族主义本质 \ 151
- 个案：梁苏记洋遮 \ 153
- 个案：鸿翔时装公司 \ 155
- 个案：方液仙与国货化妆品 \ 160
- 个案：“抵羊牌”毛线与《方舟》杂志 \ 164
- 个案：亚浦耳电灯泡 \ 170
- 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 175**

设计史与晚清民国

在全球化的现实之下，“跨国”（transnational）的史学视角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之一^①，东亚这一不同于英美主流话语范式的文化体，成为这一趋势的中心。在日本侵华之前的晚清民国时期（19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也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历史区间，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被动、迎合、对抗，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积累了物质生活的起点并埋下了精神伏笔。如何认识由晚清民国到新中国的国民身份认同与转变？现代性体验在晚清民国发生了哪些震荡与变形？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特质能否在民国设计史的梳理之中寻得原型？这些问题一直贯穿于本书成形的始末。

本书将从全球史与世界史兴起的思潮之下，从设计史的方法论与视角，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在学科边界日益模糊、跨学科研究成为主流认识论之时，全球史的研究也从外国事务与外交方面的专门史跨界为以联系的、全球文化网络为出发点的治史方法。这一变化被以研究东亚与美国关系史成名的日裔美籍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革命”^②。

19世纪50年代左右，受到进化论与分类学的认识论影响，世界被分为不同类型、相对独立的民族体进行认识，世界史也因此成为民族文明史的集合。半个世纪之后，随着相对论以及全球化从视角与现实两个方面更新，史学研究的着眼点不再是差异而是共性，不再是独立而是关联，以全球互联的世界史成为主流。全球史（global history）又被称为“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从一门旨在践行历史教育改革

① Kikuchi, Yuko, and Yunah Lee. "Transnational Modern Design Histories in 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27, no. 4 (2014): pp.323—334, p.323.

② 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 New York, 2013.

的课程演变为世界通史编撰的新方法论，近年来逐渐发展为新的史学流派。全球史的出现主要源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以及以世界作为整体，认识其发展规律与起源，从而以一体化的史学角度反思现有的世界历史的愿望。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肇始，大量以“全球史”为视角的研究成果^①涌现，但学界对于何谓全球化的历史研究及其有效性还存有疑虑。实际上，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全球、新世界为视角的“史学革命”属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全球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从此，宏观的、政治的、客观的、经济决定论的、单线性叙事为主流方法与视角的历史学，开始接受微观的、社会与文化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的、深描的以及文化多元论的多元叙事等新的学术兴趣。

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是世界三大文明。在 19 世纪之前，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且相互背离。中华文明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到长江流域，随后传播至整个中国；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散布到整个欧洲，最后传入美洲。^②19 世纪前相安无事并无交集，直到其中一方成长得足够强势并拉开了彼此的实力差距时，反向地故意交汇才成为了现实。这种离散性（disperse）也是全球史写作时需要克服的主要难点之一。

与全球史的诉求不同，世界史企图将所有历史经验、文化存在整合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根据某种共同性进行编排；而全球设计史关注的是每个国家、地区对设计文化的差异化贡献。按照离散、聚拢、蔓延以及系统的四种全球史分析范畴，本次设计史写作有待解决的四类问题主要包括：晚清民国设计史的共同文化源头是什么？这段设计史与其他同时期差异化的文化共同体或地理共聚区相比，其共性是什么？民国设计史中各种文化形态与同时期其他设计史横向对比时，是否存在沟通、传播的尝试，导致其流变的动力主要是什么？以及民国设计史是否存在独立的、完整的系

^① Albrow, Martin. *Global Ag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6; Mazlish, Bruce. "Crossing boundaries: Ecumenical, world, and global history." Philip Pomper, Richard (1998); McNeill, John Robert.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The Global Century Series)*.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B. K. Gill & W. R. Thompson (eds),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2006. G. Adamson, G. Riello & S. Teasley (eds), *Global Design History*,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2011.

^② [美]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第3页。

统或结构，具体表征形态如何？

设计史的全球脉络

与现代设计的肇始地类似，设计史话语基本上亦属于西方学界开创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坚实的学科基础。设计史的独立学科历史不到40年，而世界设计史研究设想大致始于2000年——逐渐转变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设计史意识形态所忽略的他者（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性别、宗教、国别等），通过对其独特、片断的设计文化进行“深描”，呈现其设计史价值。设计史权威组织“设计史与研究国际委员会”（ICDHS）1999年在巴塞罗那举办首届年会“从外围注销：设计史与故事”，开启了以非英语国家为主体的研究主题。2005年英国《设计史期刊》在其秋季刊第三期组织了名为“设计史的全球化未来”专题；2007年美国西北大学发起“在全球经济模式下的设计史研究”计划；2008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史专业开设“亚洲设计史”项目。始于2012年8月，由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副主任索密特里（Soumitri Varadarajan）教授主持的“亚洲设计百科全书”项目（The Encyclopedia Of Asian Design）正在进行之中，该项目旨在整理和简介亚洲各国设计的基本状况，以期形成亚洲设计历史与现状之概要式全貌。^①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设计史荣休教授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于2015年4月出版了颇具学术野心的著作《世界设计史》（*World History of Design*）^②。

^① 全书共分四卷，分别是：东亚设计（卷一）、南亚与东南亚设计（卷二）、中东北亚与中亚设计（卷三）以及亚洲设计的跨国议题（卷四）等。详情参见 http://issuu.com/faintvoice/docs/ead_structure_imagery，访问于2015年1月14日。

^② 该书分为两卷本，全书以时间为轴，从史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作为第一卷历史区间，分为19个部分（第1—19章）；全书以以下五种分类方式作为统筹全篇的线索：一、工业革命之前的设计史接近世界人类史或文化史写法，以赋形与造物这一具有普遍人类学意义的行为作为史前与早期文明的文化共性；二、从文字与图像两种人类主要交流媒介入手将地域相近或宗教文化相近的国家与文明体整合叙述；三、以对设计史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及其事件单独成篇，比如1851年英国世界工业博览会、美国商业模式与消费文化、机械化生产作为现代性表征等；四、按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设计运动或风格作为分类标准，如手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与装饰风格等；五、按经济发展程度与政治因素作为分类标准，如原始工业化地区、殖民地、前工业化国家等。第二卷的历史区间确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分为18个部分（第20—37章），结合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与本书研究相关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34章《殖民地：印度、香港与缅甸（1900—1945）》以及第35章《亚洲：中国与泰国（1900—1939）》。

在世界设计史版图里，设计史热点一直集中在“微观史”“社会史”“文化研究”“技术史”以及“区域史”等新史学的交叉领域。可惜的是，晚清民国时期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发轫期，集合了特殊的历史语境、鲜明的社会文化特质、活跃的思想流派，但除了基于上海商业文化的广告与海报设计史研究以及旗袍文化史研究之外，再无系统的、有创意的设计史研究。^①此外，从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双重视角以晚清民国时期设计文化为主题的史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相对成熟或系统的范本。

民国设计史的研究之难

中国设计史的身份意识萌发于 2007 年，上海大学举办了名为“设计与中国设计史研究年会”，中国美术学院也举办了名为“中国设计”国际研讨会。自此，中国设计的历史脉络与民族身份等问题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点。随着越来越多晚清民国的档案解密，海外与国内史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渐入晚清民国这一段鲜有涉足的新领域，冠以“民国”二字的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趋势。然而，作为同样年轻的设计史研究来说，定位于晚清民国与设计史的专题与文化研究着实不多，主要囿于史料的限制与题材的复杂程度，其中绝大多数主题集中在平面设计，以及设计与美术教育等史料较多、论述较为成熟的领域。其次，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① 大部分关于民国时期的设计史研究也都局限于视觉文化视角，诸如吴振邦博士 1994 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女性与现代性：20世纪 1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月份牌》(Chun Bong Ng, Cheuk Pak Tong, Wong Ying, and Yvonne Lo. *Chinese Woman and Modernity: Calendar Posters of the 1910s to 1930s*.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1994.); 俄勒冈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梁庄爱伦 2004 年出版的《贩卖快乐：20 世纪初期上海视觉文化与月份牌》(Ellen Johnston Liang. *Selling Happiness: Calendar Posters and Visual Cult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艺术史和考古系教授郭续生 2007 年出版的《上海的视觉文化：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Jason C. Kuo. *Visual Culture in Shanghai, 1850s—1930s*. New Academia Publishing, 2007) 等。

等现有文献的重新解读。^①

上述研究中，以物与视觉两种途径共进的研究，大概只有郭恩慈的一本，得益于香港民间收藏人士的史料资源，此书纳入了很多日常器物的珍贵视觉资料，并采用了综合编年体与个案研究的方式，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统摄全书的理论，行文略显分散。晚清民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器与物承载了太多情感与理智的纠缠，往大了说是民族主义的载体，往小了说是新旧生活方式的转变。新旧大小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勾勒出晚清民国的设计史全景绝非易事。

当下，中国设计正处于十字路口，一边是来自现代化即意识形态西化的外部压力，一边是来自巩固国家民族身份的内在紧迫需求。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之时，中国设计的文化渗透如何实现相应的效力，是关乎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纵观现代国家发展史，当设计成为第一生产力发挥效应之时，便是国力强盛之始，19世纪中期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都是如此。当代中国设计如何为世界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图像？如果从全球视野转换为区域视野，能以晚清民国这一被忽视的集体身份出发，或从被我们遗忘的、习以为常之中，梳理出今日中国设计从哪里来，进而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国设计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之路也许会顺畅许多。

“设计史为探索人类形塑第二自然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耐人寻味、引人

^① 以宏观视角为主的近代中国设计历史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不含硕博论文）：高丰、孙建君，《中国灯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赵农，《中国艺术设计史》，第9章“艰难的变革——现代时期的设计”，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年；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郑立君，《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晓华，《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郭恩慈，《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东方出版社，2008年；夏燕婧，《中国设计史》，第10章《近现代史上的艺术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陈瑞林，《中国设计史》，第5章《现代转向——20世纪中国设计》，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09年；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吴明娣，《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雷绍锋，《中国近代设计史论纲》，《设计艺术研究》，2011年第26期：第84—90页；杭间，《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设计的善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许平，《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的现实》，载于黄建平、邹其昌编，《设计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洪伟，《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创意与设计》，2012年第2期，第19—25页。

入胜的途径。”^①从设计史显象文化，从文化观照社会现实，从社会现实寻觅实践路径，不啻为一条合理的方式，也是设计史研究的鲜活意义所在。民国设计史的写作意义在于以史为用，找到跨越时空变迁的文化特质，用于辨析当下的全球化设计生活；尤其重要的是，找到以设计复兴中华文化的路径与方向，勾勒出既依托中国文化文脉，又符合全球文化交流与传播需求的新图像。

设计史一直面临着许多尚未解决的方法与理念的难题。从非发达经济体出发的设计史面貌与主流设计史或将大为不同：因为前者很难形成对设计史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世界与思想范畴。此外，由于大多均经历过战乱时期，尤其是以日常生活为基底的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更是鲜有系统完整的史料，为非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设计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书旨在从晚清民国的生活语境入手，选取若干日常世俗之物，以设计史史学方法观照现实，试图将片断图像、文字、回忆等连缀起来，以期形成可供解读与辨认的意义文本。对于民国设计史而言，首要难点并不是“厘清线索和脉络”^②，而是缺少相关的资料。正如美国设计史家雷吉娜·李·布拉什奇克（Regina Lee Blaszczyk）所说：“日常生活中，关于物品意义的第一人称证词相当罕见，因为人们很少有意识地以人工物的词汇来写作具体的物质化体验。”^③遵照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民国设计史面临的难题在于，与设计生产方面海量资料的现状不同，由于太过日常，这些与物有关的体验与意义，很少以严肃的文字记录下来。

① Attfield, Judith. *Wild Thing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Materializing Culture*.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0, p.3.

② 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③ Regina Lee Blaszczyk, “Cinderella Stories—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Gendered Market—place”, in Roger Horowitz and Arwen Mohun, eds., *His and Hers: Gender,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56.

“即便在战时，日常生活最终要恢复它的权利。”^①

由于特殊的政治与历史原因，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战争频繁等，晚清民国时期的设计史缺乏传统设计史研究的经典史料，包括著名的设计师、设计作品、设计运动以及设计风格等，因此依循正统思路的民国设计史有着认识论层面不可弥补的短板。

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与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研究民国设计史的有效策略。前者是在宏观的历史语境下，补充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与具体个人化的人生经历，这些处于历史中心体制的边缘，也许并不符合民国这一大背景下的既定规范，但能够帮助今人透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器物，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叙事及其历史温度。民国设计史主题大致属于散布于日常生活的各种人造物，且大多数都游离于传统设计史的视线范围之外，比如汉阳造步枪、留声机、中山装、餐具、新家具、煤油灯、钟表、照相机、缝纫机、电报电话、自行车等。这些设计之物，在历史的烟熏之下，早已裹上了厚重的文化油脂。如何解读并阐释这些符号关系着历史将以何种知识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正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当家人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所言：“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在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②在这层意义上，设计史家像侦探一样，要在看似毫无头绪的器物表象之下去发现设计史的蛛丝马迹，从而以拼贴的方式，得出了轮廓可辨、意义可解读的历史整体。

^① 施康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载于《读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期，第41—46页；第44页。

^② Levi, Giovanni. "On Microhistory." Burke, Pet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 State Press, 1991, pp.97—119, p.106. 转引自〔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深描^①是日常生活史微观转向的必然方法途径之一。日常生活史方法并不否认宏大政治、社会语境的基础性价值——大量借鉴并解读各种中国近代史的文本，更加重视描摹出个体在日常生活依靠各种物作为媒介，在制作、购买、使用、废弃等过程中，反映出的信仰、意识、记忆、习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在本书中，所谓深描，即把设计文化之现象当作符号系统来处理，分析符号的构成——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涵，并厘清各种要素间、符号间的相互关系。

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在大众媒体的过度渲染下，很容易成为问题，变成鲍德里亚笔（Jean Bandrillard）下的“拟象”（simulacrum）。台湾学者连玲玲对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倾向性表示了担忧：“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超越原有的研究架构，形成一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这究竟是‘典范’抑或‘危机’？”^②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否意味着其本身已无法再现所谓的真实性？民国时期的设计史研究，由于相关物质文化资料存量不多，且碎片化程度很高，因此只能借助于也被过度仿真与拟象的视觉文本，以期结合其他史学叙述，推断出合情合理的真实。

本书聚焦文化史、观念史、社会史、文化学当中任何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叙述，并从视觉文本当中挖掘与提炼和设计、物质文化等有关的符号及其意义，从而呈现设计与民国时期个体日常生活的关系。总之，本书旨在从“分岔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③，重新揭示大写历史之外的故事与体验，以大众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双重分支——小写的设计文化，探讨现代

① “深描”是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一次演讲当中提到的概念，通过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973）中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为人熟知。其主旨是，超越现象学式的机械性观察，挖掘行为、现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② 转引自邸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载于《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4期，第1—14页；第9页。

③ [美]杜赞奇、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